

作家文库·第15辑

杨昱 主编

林照文
著

过_{不去}的 河流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过河的河流

中国文联出版社

作家文库·第15辑

杨昱 主编

001348034

林照文 著

I247.2/1209

过不去的河流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过不去的河流 / 林照文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9. 4

(作家文库. 第 15 辑 / 杨罡主编)

ISBN 978 - 7 - 80240 - 348 - 2

I. 过… II. 林…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1755 号

- | | |
|------|-----------------------------------|
| 书 名 | 作家文库·第 15 辑 |
| 主 编 | 杨罡 |
| 责任编辑 | 言泊 |
| 装帧设计 | 凤凰树文化 |
| 出版发行 |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
|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三河市文阁印刷厂 |
| 开 本 | 880 × 1230 毫米 1/32 |
| 印 张 | 62 |
| 字 数 | 1550 千 |
| 版 次 |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240.00 元 (全 8 册) |

目 录

真正的历史却是一条河。

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
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
所疏忽了若干年代人类的哀乐！

——沈从文《湘行散记》

七个成员	1
荒岩古殿	10
翠烟障	20
遗忘的滩渡	32
清清河中水	45
红杆烟	53
鸭 长	70
仍旧流传的故事	82
白浪花	93

没有《过不去的河流》(序一)

李光达

照文的小说集终于面世了。之所以说终于，是他准备了好些年，只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原因，集子才像一只航行于乌江河上的船，搁浅至今。所幸这只搁浅的船，今天终于离岸了，我们不知道她还会不会再次搁浅，或者悠悠地行下去，走出峡谷里这条横贯贵州高原的乌江，抵海达洋。

我们这条水系覆盖了整个贵州高原的河流，曾经是居民的主要栖息地，后来又是川盐、铁器、洋货的主要来路和梵净山药材、皮张，乌江两岸桐油、木油、木材、农产品的主要去路，也是高原人的精神、魂灵和心路历史。照文就生活在这条河边，书写着这条河流。他书写的东西，被认为是正儿八经的乌江文学（尽管他自己不承认），但他否定不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作品：像《第七个成员》、《荒岩古站》、《望娘滩》等等。它们在凸现地域特色的同时，彰显了乌江人人性的卑怯与灵魂救赎。

我和照文相识了近四分之一世纪。在我的印象中，照文属于很实在的那类人，体现在文学上，我以为应该就是传统了。文如其人，不过照文的本分，也就是实，也许更胜于他的文。而他的那些很实，实得就像我们亲眼目睹了乌江人的喜怒哀乐、心路历程，亲身感受了一条河的咆哮、流淌的作品。如《欲望号船的

短途航行》、《赶欲望号船的女人》、《危崖》、《望断天崖》……也就常常使我们怅然若失、沉重压抑。沉重压抑得喘不过气，要不是他还有另一类式的，也就是虚幻点的、想象力丰富的、诗意的作品，像《过不去的河流》、《红鸟》、《奇遇》、《舞者》等等，我们真会被压抑窒息。他的这部集子，就是由这样的，一个个或虚或实的短篇小说组成的。集子于是也就像一幅幅蒙太奇的画卷，徐徐地展现了乌江风情、风景、风俗和乌江文化。她是那样清新、那样立体、那样充满诗意。他用“一个个独立相连的短篇，让一条河流青春地流淌”；他用“一幅幅迷人美丽的画面，织就了乌江两岸千里风光”；他用“一个个鲜明丰满的人物，翻开了田氏族人百年兴衰”；“是歌是诗，也是历史”。（照文语）

也许我们对这片地域上的文学，没有其他人那么乐观。我总是觉得：这片神奇、神圣、神秘的梵山乌水，是应该产生大作品，助一些人成大气候的。可非常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发现这样的作品，觉到这样的气候，什么原因呢？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学的贫困，常常表现为哲学的贫困、思绪的贫困，作者心灵的贫困，和一种探索精神的贫困。

生息在乌江边上，阅读乌江文学，我有时不无遗憾地感到：我们的乌江文学，对世界的看法是否应该有一点“二元论”的观点；是否应该有从表象世界看存在于事物背后的“自在之物”的一种能力。从文学的角度讲：即应用审美的眼光，通过对作品表现的内容、结构，叙述语言的把握，让作品更深沉、更厚重地体现存在于事物背后的生命关怀与灵性。这其实是一个乌江人“主体”性的问题。而一切自然与事物的灵性和神性，都是主体灵性对事物外观反思所建立起来的一种深刻关爱的表达。乌江人应如何感知世界；如何感受我们的山川河流；如何深入民族心

灵，走向乌江人的精神实质，表达人类心灵最深层的呼唤，给了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我有时甚至觉得：文学比哲学更具思辨的延性与展性。有作家称：“文学是倾听上帝的声音，是神的意旨。”我以为：这种神的意旨，也是来自主体的，来自主体对生命的深切关怀；来自作者对文学事业的神圣献身；来自作者对民族苦难的亲情体验。换句话说：乌江文学要弘扬乌江文化，展示地域特色，首先每一位作者都要有一种积极的对地域文化的理解、探索与献身精神，而乌江文学必须、也只有通过乌江人自己才能实现其主体性对这片地域“自在之物”的外在反思……

与我们毗邻的湘西，诞生了沈从文；毗邻的另一面——遵义凤岗，也曾经走出了何士光，正因为如此，同属一脉山系的梵山乌水，才有理由让我们期盼、等待……

因此来到我们面前的一个个作品（当然不仅是照文的），在反映我们这片地域时，应该给我们，给后来的人留下点什么。

好了，扯远了，总之照文的写作，有他自己独立的价值取向，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人们的自信、高傲、卑怯、奋争与希望，会在照文的作品里得到充分的表现。一直努力不止的照文，没有受市场经济大潮的驱遣与诱惑，随波逐流，他始终坚守在文学这片土地上，被乌江文学这个潜在的魔鬼深深地俘获。他总是努力去表达他自己的理解，这似乎是他的一种注定的宿命。照文的精神与写作都是足以让我们在面对文学时，更加虔敬与坚守，于此，照文兄，我相信：这世界上于你没有《过不去的河流》……

祝福照文，也相信照文，写得更好，走得更远。

2009年1月5日于思南

另一条流动的河（序二）

归去来

欣闻照文老师的小说集子《过不去的河流》面世，有幸在书付梓前一窥管豹，这一窥可不得了，先前关于乌江文学的思考终于借此时机汇流成河，对于照文老师的认识也终于由认知上升到了思考。

我与照文老师相识很早，早到我第一次读他的作品时，对于文学并没有太多体会，早到我还写不好钢笔字。对，那时我就是个小孩，我读到的作品也在这部集子中，就是《第七个成员》，十年之后再次看见这篇小说的时候，我便很容易地想起那些岁月，在乌江边度过的岁月。

文学能使我们在以为自己正远离某些事物的时候，蓦然惊觉，这些事物从未远离。作为人类最后的心灵家园，文学慰藉的，不应只是无药可治的饥渴。但正如鲁迅先生的呐喊，这样的慰藉，也难保不是饮鸩止渴，铁屋子中醒来的先知，或者死亡，或者打破屋子冲出来，并没有其他出路，却还要格外承受死亡前的恐惧。

照文老师的这部小说集子，处处充满了这样的渴望打破却又无能为力。

正如一切事物最后结局都逃不过“尘归尘，土归土”，文学最后的出路，是哲学。照文老师的这部集子，处处充满着心灵的

挣扎与自我救赎。生活在这山这河纠结缠绕中的民族，与生俱来着对于野性的渴望，这样的渴望在这样的今天与现代文明发生着无数次强强弱弱的碰撞——就如数亿年前的宇宙，然而无数次的碰撞火花下面，潜滋暗长着的，是神奇的生命，于是，从那一群狂野的汉子踏上当时荒无人烟的望娘滩的第一步起，这条河流开始了它的传奇。

这样的传奇是残酷的，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民族，都逃不过与天的争斗、与人的争斗，以及最后，对于自身生存状态的审视。当那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用喜怒哀乐创造着这条河流的历史的时候，没有任何借口能够使我们理直气壮地忽视掉他们勤勤恳恳创造出来的灿烂文化，也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让我们假装听不到那些淹没在轰轰滩啸中的呼喊——那是人的声音，是心灵的挣扎。河流在奔腾，岁月在流逝，当那些龙腾凤舞的烛火渐渐失去了本来的色彩，当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无数次因为对现代文明的渴望离它而去、又无数次因为心灵的孤寂伤痕累累地归来时，河流仍旧流淌，江风仍旧呼啸，但是被现代文明洗脑过后的我们，真的，还能渡过这条心灵的河吗？

于是，这样的挣扎就显得格外的悲壮。

于是，有了那艘有起点无终点的欲望号航船，是我们让它起航的，我们却无法让它停下来，我们知道它从哪里起航的，我们却不知道它将驶向何处。

我很赞赏照文老师的一句话，文学的困境，归根结底，是哲学的困境。最大的受困，我觉得就是知来处不知其归处。当我们因为这种受困而不敢面对惨淡的文学现状的时候，别过头去，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

但是照文老师没有。

这样的没有，算起来应该有两种原因。有些人本没有知觉，因而就谈不上受困，就不需要别过头去，但是我相信照文老师不

属此列，理由无非是一次我与他的谈话。

“文学，是苦的，其实是毒药，害了很多——”

我还记得他当时的语气，当时的我，也着实有些胆战心惊，然而，事隔多年，再次翻阅照文老师的作品，追寻岁月的足迹，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这味毒药对他的致命诱惑，分明从未消减。

他在竭力挽留那些正在远去的東西，试图用一种民族的语言，他为很多遗失叹息，同时又在这样的遗失中孜孜不倦地寻找闪光的碎片，乐此不疲。

照文老师是勤奋的，这一点，从集子中那些竭尽全力的遣词造句可以很容易发现，作为一名地域作家，他竭力在民族语言与规范语言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寻找着这个大山民族的神秘文化走出大山的契机。这样的寻找无疑是极其艰难与痛苦的，但又是那么的迫切与必要，那些古老的文化必须通过合适的载体才能传播出去，才能与外来文化现代文明进行永不休止的碰撞，从而才能反馈自身，新陈代谢。

这是民族文化的现状，也是民族作家的历史使命。

思绪再回到这部集子上来的时候，我已经不太愿意把它作为一种乌江文化的记录来看待，单纯的记录除了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并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清醒的思考。与其说这部集子是乌江文化风情的展示，我更愿意说，它是一次契机，让我们这些生活在乌江边上的大山子民自我认知的契机，也是让那些大山外的世界兼收并蓄的契机，但愿这样的契机多一些，再多一些，水滴汇聚成溪流，溪流再汇聚起来，河流就出现了。

我相信！

2009年1月20日于思南

序

二

3

目 录

没有《过不去的河流》(序一)	李光达 1
另一条流动的河(序二)	归去来 1

第一辑 望娘滩记事

第七个成员	1
荒岩古站	10
望娘滩	20
遗忘的滩汉	32
清清河中水	45
红纤绳	58
驾 长	70
仍旧流传的故事	82
白浪花	93

第二辑 世家

世家	105
危崖	117
较量	127
手艺人	138
望断天崖	148
红鸟	153
走阴公	164
欲求	175
过不去的河流	186

第三辑 欲望号船的短途航行

奇遇	200
梁家坳女人	212
欲望号船的短途航行	224
赶欲望号船的女人	236
婚船	248
翻阅心颤的日子	261
卖油豉的男人	272
靶子	284
舞者	295
我是那样地热爱这条河流(后记)	307

第一辑 望娘滩记事

搬滩道上跪着的弟兄，岩石般纹丝不动，阳光毒辣，偏又无风。林丛里袭过来阵阵蒸汽般腥热的气浪，蒸腾得搬滩道上跪着的，将额头磕放在滚烫石板上的几十弟兄头冒紫烟，汗似水滴，仿佛在渐渐融化。高心软了，长叹口气，走出吊脚楼，立在走廊上，苍凉地说：“从现在起，江里打捞起来的第一个女人，就是你们的母。”

第七个成员

离寝室一二十米，田雪芬就嚷开了：“快点快点，帮个忙。”

绞滩站五个人挤出寝室，见雪芬怀抱孩崽，都很惊奇。年轻绞滩工戏嘲道：“她娘，几日办月米酒？”田友香走近雪芬，从她怀中接过包袱，是只红绒绒的幼猴。“小猴。”友香说，惊喜地转头看站长。站长和三个绞滩工，急忙拥近友香，东摸西摸。

“你在哪里弄的？”站长问。

雪芬说：“滩头望夫岩脚。”她伸手在小猴头上抚摸，说比刚才烫手。

有绞滩工立即找来棉花球和酒精，友香将小猴放到铺上，雪芬用浸有酒精的棉花球擦小猴伤口。雪芬擦洗完小猴伤口，友香找来颗消炎片碾成面抹上，雪芬拿张床单，从小猴身上换下衣服，就有绞滩工用碗化了糖水来。雪芬用调羹喂，手喂软了，洇湿了包裹小猴的床单，也未送进多少。

站长采来草药，搗烂了用布包扎好递给友香。

雪芬扬起头，看着站长说：“你给它取个名吧。”站长推辞，友香说你是一站之长，你不给它取名哪个取？

站长嘿嘿笑着，抬手梳理下发丝，说这么个毛疙瘩，要什么名字。

一个绞滩工截住站长的话，说就叫毛疙瘩吧。

大家笑。雪芬不同意，毛疙瘩多难听，就好像长不大了一样，还不如叫毛毛。

友香看着雪芬打趣道：“你好好带着吧，它会感你恩的。”

站长用斧砍了张小床，雪芬将床放到自己的床对面。友香精心地为毛毛编织了衣裤、鞋帽，毛毛便像一个来自矮人国的同志，进入了绞滩工的生活。友香说：“它是我们站上的第七个成员。”

毛毛成了雪芬的影子。

看着天真活泼的毛毛，雪芬会莫名地产生一种女人的充实与自豪，心里热呼呼的。

绞滩时，毛毛蹲在雪芬旁边岩石上，吊在雪芬旁边树枝上。绞滩工笑骂：“狗日的猴监工。”雪芬回寝室，毛毛鞍前马后，攀一枝岩桠，折一朵野花。雪芬先还有意识地，将它与山林里的野猴隔绝，后见它发现野猴，睁大眼看一阵，听一阵，不理。雪芬也就放下心来，打消了将它送回山林，寻找自己的生活的念头。

现在，站上最轻松愉快的时候是晚上。晚上梭月当空，声声滩啸，被山风吹散在了江面。烧一堆湿柴火熏蚊子，绞滩工们在地坝里或蹲或站，毛毛由这个身边蹿到那个怀里，翻斤斗、打滚爬、扭猴戏。绞滩工们也会支它暗中使坏，站长坐下来脚一跷，拖鞋就被毛毛提走了。

友香逗，说毛毛甩下河去。

站长慌了，板着脸追，一边吼：“还我，毛毛。”

绞滩工们嚷：“别管他毛毛。”

毛毛跑不赢，把鞋甩了。

大家笑。站长得了鞋，气呼呼的，抬手梳理着发丝走回坐处，毛毛蹿至他的身后，站长坐下时，毛毛猛一下推开板凳，站长控制不住下坐的身体，四脚朝天跌倒在地。大家笑得缓不过气，站长哎哟着起身，撵打毛毛。毛毛三跳两跳，“唿”一下爬上树。站长在树下挥舞着拳头吼。毛毛在树上摇头晃脑，洋洋得意。

毛毛，屙尿淋他。绞滩工出主意。

站长慌忙逃离现场。

雪芬笑着走到树下，说：“毛毛你错了，晓得不？你快下来向站长赔罪。”

毛毛眨巴着眼，霜打的草一般，蔫了，慢慢梭下树。

“去给站长敬个礼。”雪芬说。

毛毛不去，雪芬冷冷地盯着它，板了脸。毛毛只好快快不乐地走过去，边警惕着站长，边作随时逃走的准备。

站长面朝乌江，划火柴抽烟。

毛毛走到站长旁边，叽叽叫几声，举手敬礼。站长没转身。毛毛回头看雪芬。

友香笑着说：“还得鞠躬。”

毛毛看眼友香又看眼雪芬。雪芬笑着鼓励它。毛毛回头眨了眨眼，慢慢靠近站长，叽叽叫着，鞠了几个躬。

站长仍不理。

你做个屁。友香笑，望着站长，对毛毛说：“毛毛，再给它捋回胡子，他不理就算了。”

毛毛站着不动。

就有绞滩工说：“你杂种还想不想在望娘滩待？”

毛毛看雪芬，雪芬笑，不说话。毛毛眨眨眼，转身进屋，不

再出来。

这天，绞完滩，雪芬回寝室，毛毛一声惊叫，从树上掉到江里。雪芬一惊，转身朝绞关房吼，不见应。站长和友香在检查浮筒，另三名绞滩工在滩头拖钢丝。“哎——”她朝下喊，滩啸江风，阻隔了她的声音。雪芬慌了，取下绞滩房墙上的救生衣套上，跑到小猴挣扎的滩段，纵身跳下去。

友香见了，吓得三魂少二魂，滩上水急浪大，水筋盘绞。烂母狗不想活了。友香拖了站长往滩下跑，边跑边吼。

滩脚一块鲢鱼状礁石横切水筋，毛毛跃不出水筋，随水筋射到礁石上，必粉身碎骨。雪芬着急起来，猛吸口气，迎着水筋，两手奋力抢水向前，吞船浪将她抛高砸下。见了毛毛，雪芬一个猛冲，穿过涛浪抱住毛毛，抬头，鲢鱼状礁石飞快地逼近。雪芬忙将头往江心打，身往江心扭，但晚了，屁股擦着礁石过……

站长和友香在前，三名绞滩工在后，沿滩边一路呼喊，指点着奔到滩脚，三名绞滩工跳进江里救起雪芬。

雪芬脸色苍白，瘫在礁石上，殷红的血水从臀部浸出。

毛毛疲倦不堪，睁着惊恐的眼，簌簌发抖。

站长想发火发不出，气得牙帮咬得格格响。

友香从雪芬怀中夺过湿漉漉的毛毛，责备道：“你呀，一条命换的……”

有天下晚，雪芬突然感到毛毛成熟了。

那个下晚，峡谷里闷热，雪芬在屋里洗澡。洗澡前，她将毛毛赶出寝室，关好门窗。洗着洗着，她感到后窗脚有响动，以为是隔壁绞滩工，反正窗子关死，看也是白看，便闷在心里好笑，故意面对窗子搓揉，心想看吧看吧，让你狗日的看个够看个饱，看得晚上睡不着觉。洗了一阵，她才发现，窗框与墙壁的接缝处，不知哪时增宽了。雪芬一惊，恍见一只黑眼珠定在丝缝上，